海東高僧傳 全

海東高僧傳

京北五冠山靈通寺住持教學賜紫沙門臣覺訓奉宣撰

流通一之一

論曰夫佛陀之爲教也性相常住悲願洪深窮三際遍十方雨露以潤之雷霆以鼓之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五目不能覩其容四辯莫能談其狀其體也無去無來其用也有生有滅故我釋迦如來從兜率天乘旃檀樓閣入摩耶胎以周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遂開右脇生於淨飯王宮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大微通於西方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有大

聖人生於西方問利害曰此時無他一千年後聲
敎被此土焉始處宮中亦同世俗粤四十二年甲
申四月八日佛年三十踰城出家遂坐樹成道轉
法利生如優曇花時一現耳初說華嚴次說小乘
或般若深奧或法華涅槃隨機普被任器方圓其
猶一風而萬竅齊號孤月而千江皆現四十九年
度脫羣品列子所謂西方有聖人者是也是時文
殊與目連爲化人亦遠于震旦佛年七十九以穆
王壬申二月十五日入滅於雙林白虹十二道連
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曰西方大聖人方滅度耳

於是阿難等結集金言具載貝牒經律論戒定慧
爰方啓行然雜華恒常之說隱入乎虬宮邪宗蜣
蜋異部蛙鳴既而馬鳴屹起提生及陳那護法唱
之和之摧邪現正演義申宗廣大悉備乎西域將
有待而東驅矣自佛滅一百十六年東天竺國阿
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徧
閻浮提時當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也塔與周世
經二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
寳塔由是隱亡當是時沙門利方十八賢者賫持
佛經來化咸陽秦始皇不從而囚之夜有金剛丈

人破獄出之而去蓋機緣未熟故也及後漢永平
十三年摩騰竺法蘭来儀漢庭慈雲布於九州法
雨灑於四海然按霍去病傳云得休屠王祭天金
人則像設似先入於沙漠矣又前漢哀帝時秦景
使月氏國來傳浮屠經教乃知前漢已行六十三
年而後明帝方感金人夢耳若我海東則高句麗
觧味留王時順道至平壤城繼有摩羅難陁從晉
来于百濟國則枕流王代也後於新羅第二十三
法興王践祚梁大通元年丁未三月十一日阿道
来止一善縣因信士毛禮隱焉屬有吳使者香道

指其焚點之儀由是延致王宮然其教未闡舍人
猷觸赤心而內勇決國人之疑噫微夫子吾當從
何教也自爾圓光慈藏之徒西入傳法上下信敬
內外奉行先呼而後應日益而月增遂使於三[illegible]
及我聖祖革舊鼎尤尊佛教凡制度多用佛教守
文繼體之君傳而不失惟大祖四代孫大覺國師
於宣王三年乙丑四月航海求法東至于洋尊其
百派大小始終頓圓之五教各得其所復歸于正
然源乎周派乎漢汪洋於晉魏汗漫於隋唐波之
派於海東也都㝡佛入滅至今乙亥二

人破獄出之而去盖機縁未熟故也及後漢永平

十三年摩騰竺法蘭來儀漢庭慈雲布於九州法

雨灑於四海然抽霍去病傳云得休屠王祭天金

人則像設似先入於沙漠矣又前漢哀帝時秦景

使月氏國來傳浮屠經教乃知前漢已行六十三

年而後明帝方感金人夢耳若我海東則高句麗

解味留王時順道至平壤城繼有摩羅難陁從晋

來于百濟國則枕流王代也後於新羅第二十三

法興王践祚梁大通元年丁未三月十一日阿道

來止一善縣因信士毛禮隱焉屬有吳使者香道

指其焚點之儀由是延致王宮然其教未聞舍人
猒髑赤心而內勇決國人之疑噫微夫子吾當從
何教也自爾圓光慈藏之徒西入傳法上下信敬
內外奉行先呼而後應日益而月謄遂使於三韓
及我聖祖革舊鼎尤尊佛教凡制度多用佛教守
文繼體之君傳而不失惟大祖四代孫大覺國師
於宣王三年乙丑四月航海求法東至于洋尊其
百派大小始終頓圓之五教各得其所復歸于正
然源乎周派乎漢汪洋於晉魏汗漫於隋唐波之
於宋而淵沄於海東也都筭佛入滅至今乙亥二

年一百六十四年滅後第一千一十四年入後漢
至今一千一百五十一年自順道入句高麗至今
八百四十四年矣且道不自弘弘之由人故著流
通篇以示于後按古梁唐宋三高僧傳皆有譯經
以我本朝無翻譯之事故不存此科也

順道　亡名　義淵　曇始

摩羅難陁　阿道　黑胡子　元表　玄彰

法空　法雲

釋順道不知何許人也邁德高標慈忍濟物誓志弘
宣周流震旦移家就機誨人不倦句高麗第十七解

味留王(或云小獸林王)二年壬申夏六月秦符堅發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於是君臣以會遇之禮奉迎于省門投誠敬信感慶流行尋遣使廻謝以貢方物或說順道從東晉來始傳佛法則秦晉莫辨何是何非師既來異國傳西域之慈燈懸東暆之慧日示以因果誘以禍福蘭薰霧潤漸漬成習然世質民淳不知所以裁之師雖蘊深解廣未多宣暢自摩騰入後漢至此二百餘年後四年神僧阿道至自魏(存古文)始創

置順道 記云以省門為寺今興國寺是也後訛寫為肖門又創伊弗蘭寺以置阿道古記云

年一百六十四年滅後第一千一十四年入後漢至今一千一百五十一年自順道入句高麗至今八百四十四年矣且道不自弘弘之由人故著流通篇以示乎後推古梁唐宋三高僧傳皆有譯經以我本朝無翻譯之事故不存此科也

順道　亡名　義淵　曇始

摩羅難陁　阿道　黑胡子　元表　玄彰

法空　法雲

釋順道不知何許人也邁德高標慈忍濟物誓志弘宣周流震旦移家就機誨人不倦句高麗第十七解

味留王（或云小獸林王）二年壬申夏六月秦符堅發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於是君臣以會遇之禮奉迎于省門投誠敬信感慶流行尋遣使廻謝以貢方物或説順道從東晉来始傳佛法則秦晉莫辨何是何非師既來異國傳西域之慈燈懸東暆之慧日示以因果誘以禍福蘭薰霧潤漸清戚習然世質民淳亦知所以裁之師雖蘊深解廣未多宣暢自摩騰入後漢至此二百餘年後四年神僧阿道至自魏（文存古）始創省門寺以置順道（記云以省門為寺今興國寺是也後訛寫為肖門）又創伊弗蘭寺以置阿道古記云

興福寺是也此海東佛教之始惜乎之人也之德也宜書竹帛以宣懿績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然世之使於西方不辱君命必待賢者而能之則特至他邦肇行未曾有之大事非其有大智慧大謀猷得不思議通力其何以行之哉以此知其爲異人斯亦法蘭僧會之流乎

釋亡名句高麗人也志道依仁守眞據德人不知而不慍考鍾乎內在邦必聞霈然有餘厥聞爰馳晋支遁法師貽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性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

之匠也道公中朝重望其所與寄贄交好必宏材巨
擘而况外國之士非其勝人寧有若斯之報耶且佛
教既從晉行乎海東則宋齊之間應有豪傑之輩與
時而奮而無載籍悉夫然彼宋人朱靈期盧武術使自
高麗還失濟於洲上得杯渡之鉢又齊時高麗未達
佛生之事聞高僧法上上以周昭之瑞爲荅則高人
烈士西笑於中國諮取綱要者固不少矣時無良史
羅縷厥緒爲恨耳

賛曰古者三韓鼎峙開國稱王彼佛聲光莫有其
兆及感應道交賢德聿來以赴機叩易曰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順道有之矣始予躬詣所謂興國興福因看綴文記事之志無緣以發之今謬承景命乃以順道為傳首云（此贊當在順道傳下）

釋義淵句高麗人也世系緣致咸莫聞也自剃染善守律儀慧解淵深見聞泓博兼得儒玄為一時道俗所歸性愛傳法意在宣通以無上法寶光顯實難未辨所因聞前齊定國寺沙門法上戒山慧海爲物範人歷跨齊世為都統所部僧尼不減二百萬而上綱紀將四十年當文宣時盛弘釋典內外閑揚黑白咸允景行既彰遐響暨被是時句高麗大丞相王高

德乃深懷正信崇重大乘欲以釋風破之濫由然莫
測其始末緣由自西徂東年世帝代故件錄事條遣
淵乘帆向鄴啓發未聞其略曰釋迦文佛入涅槃來
至今幾年又在天竺經歷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
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從爾至今歷幾年帝請
令具注其十地智度地持金剛般若菩諸論本誰述
作著論緣起靈瑞所由有傳記不謹錄諮審請垂釋
疑上答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
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王聞西方有
化人出便即西入至竟不還以此為驗四十九年在

世滅度至今齊世武平七年丙申凡一千四百六十
五年後漢明帝永平經法初來魏晉相傳吳孫權赤
烏年康僧會適吳方弘教法地持阿僧伽比丘從彌
勒菩薩受得其本至晉安帝隆安年曇摩讖於姑臧
為河西王沮渠蒙遜譯摩訶衍論是龍樹菩薩造晉
隆安年鳩摩什波至長安為姚興譯十地論金剛般
若論並是僧佉弟波藪槃豆造至魏宣武帝時菩提
留支始翻上答指證由緣甚廣今略舉要淵服膺善
誘博通幽奧辨高炙輠理究連環曩日舊疑煥然冰
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西承慧日東注法源望懸金

而不刋傳羣玉而無朽所謂苦海津濟法門樑棟者
其惟吾師乎旣返國揄揚大慧導誘羣迷義貫古今
英猷藉甚自非天質大拔世道相資何以致如斯之
極哉史不叙所終故不書

賛曰佛生年月傳記互出理難一定然淵親承法
上口授而來乃與唐法琳辨正論所據若合符節
當以此為指南然鉅儒吳世文援引古文特啓異
論致有問對雖辭旨煩麗亦不足憑也

釋曇始關中人也自出家多有異跡足白於面雖涉
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以晉大元末年

賫持經律數十部往化遼東乘機宣化顯授三乘立
以歸戒梁僧傳以此爲高句麗聞法之始時當開土
王五年新羅奈勿王四十一年百濟阿莘王五年而
秦苻堅送經像後二十五年也是後四年法顯西入
天竺又二年羅什生來玄高法師生焉晉義熙初師
復還關中唱道三輔長安人王胡之叔父某死已數
年矣一日夢中忽來現形接引王胡遊遍地獄示諸
果報胡辭還釋謂胡曰既已知其因果要當奉事白
足阿練用修白業胡徼諸嵩邑遍詢衆僧惟見始足
白於面因即事之晉末匈奴赫連勃勃襲取關中斬

戮無數師亦遇害刃不能傷普赦沙門悉皆不殺而
潛遁山中脩頭陀客行未幾拓跋燾復尅長安擅威
關洛時傳陵崔浩少習左道猜疾釋教位居偽輔爲
燾所深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謂佛教無益於世
民利有傷勸令廢之燾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
滅佛法分遣軍士燒掠寺社統内僧尼悉令罷道其
有竄逸者追捕梟斬之四境之內無復沙門時玄高
等被害語在本傳師閉絕於岳華所不至處依隱閑
世及大平末師筭知燾化之將至乃於元會日手策
金錫卽到宮門有司奏云有白足道人從宮門徑入

儀形可恠燾聞已即令猛卒斬之不傷燾大怒自以所佩利劒斫焉惟劒所著處有痕如紅線體無餘異時有北園養虎子檻燾驅令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燾試遣天師近檻猛虎輒鳴吼直欲搏噬於是燾乃知佛教威神非黃老所及即奉師上殿頂禮其足悔責僁咎師為說因果報應不差指掌開示略現神異燾生大慚惧改往修來然禍惡已稔遂感厲疾而崔寇亦發惡病將入死門燾以謂禍由彼作罪不可赦因族滅二家宣令國內光復聖教鍾梵相聞既而孫濬襲位深懲毀鑒洪闡真風寶髭制度甚興也勃

焉師不知所往

賛曰火炎崑岡玉石倶焚霜嚴草野蕭蘭共悴師之艱難險阻誠曰殆哉雖伐樹削跡不足比也然随時隱現若青山白雲之開遮遏害戲盈如碧潭明月之榜榹捐軀濟溺道之以興菩薩法護正當如此其適來桑域決膜生盲亦乘夙願而至者耶

釋摩羅難陁胡僧也神異感通莫測階位紛志遊方不滯一隅按古記本從竺乾入于中國附杖傳身徵烟召侶乘危駕險任歷艱辛有緣則随無遠不履當百濟第十四枕流王即位九年九月從晋乃來王出

郊迎之與致宮中敬奉供養稟受其說上好下化大
弘佛事共贊奉行如置郵而傳命二年春創寺於漢
山度僧十人尊法師故也由是百濟次高麗而興佛
教焉逆數至摩騰入後漢二百八十有年矣耆老記
云句高麗始祖朱蒙娶高麗女生二子曰避流恩祖
二人同志南走至漢山開國今廣州是也本以百家
渡河故名百濟後於公州扶餘郡前後相次而立都
三韓東南隔海內有倭國即日本國也倭之東北有
毛人國其國東北有文身國其國東二千餘里有大
漢國其國東二萬里有扶桑國宋時有天竺五僧遊

行至此始行佛法此皆海中在惟日本國僧徃徃渡海而來餘皆未詳夫三韓者馬韓卞韓辰韓是也寶藏經云東北方有震旦國或云支那此云多思惟謂此國人思百端故即大唐國也然則三韓在閻浮提東北邉非海島矣佛涅槃後六百餘年乃與中有聖住山名室梨娑怛梨(唐言三印山)峻峰高聳觀世音菩薩宮殿在彼山頂即月岳也此處聖住未易殫書然百濟乃馬韓之謂矣宋僧傳云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時當建中年代相非而不同恐非一人之跡也

贊曰世之流民性多懻戾王命有所不從國令有所不順一旦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即皆革面遷善修眞面內以順機宜故也傳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者豈非是耶然攝機之道要在乘時故事半古人功必倍之

釋阿道或云本天竺人或云從吳來或云自高句麗入魏後歸新羅未知孰是風儀特異神變尤奇恒以行化爲任每當開講天雨妙花始新羅訥祗王時有黑胡子者從句高麗至一善郡宣化有緣郡人毛禮家中作窟室安置於是梁遣使賜衣著香物君臣不

知香名及與所用乃遣中使賫香遍問中外胡子見
之稱其名目曰焚此則香氣芬馥所以達誠於神聖
所謂神聖不過三寶一曰佛陀二曰達摩三曰僧伽
若燒此發願必有靈應時王女病革王使胡子焚香
表誓厥疾尋愈王甚喜餽贈尤厚胡子出見毛禮以
所得物贈之報其德焉因語曰吾有所歸請辭俄而
不知所去及毗處王時有阿道和尚與侍者三人亦
来止毛禮家儀表似胡子住數年無疾而化其侍者
三人留住讀誦經律往往有信受奉行者焉然按古
記梁大通元年三月十一日阿道来至一善郡天地

震動師左執金環錫杖右擎玉鉢應器身着霞衲口誦花詮初到信士毛禮家禮出見驚愕而言曰是者高麗僧正方来入我國君臣怪為不祥議而殺之又有滅垢玼從被復来鼓戲如前汝尚何求而来耶宜速入門莫令鄰人得見引置密室脩供不怠適有吳使以五香獻原宗王王不知所用遍詢國中使者至閭法師師曰以火燒而供佛也其後偕至京師王令法師見使使禮拜曰此邊國高僧何不遠而至王因此知佛僧可欽勅許班行又按高得相詩史曰梁氏遣使曰元表送沈檀及經像不知所為咨四野阿道逢

時指法相註云阿道再遣斬害神通不死隱毛禮家則梁吳之使莫辨其詳又阿道之跡多同黑胡子何哉然自永平至大通丁未凡四百十餘年句高麗興法已百五十餘年而百濟已行一百四十餘年矣若按朴寅亮殊異傳云師父魏人崛摩母曰高道寧高麗人也崛摩奉使高麗私通還魏道寧因有身誕焉師生五歲有異相母謂曰偏孤之子莫若爲僧師依教即於是日剃髮十六入魏覲省崛摩遂投玄彰和尚受業十九年歸寧於母母諭曰此國機緣未熟難行佛法惟彼新羅今雖無聲教爾後三十餘月有護

法明王御宇大興佛事又其國京師有七法住之處一曰金橋天鏡林(今興輪寺)二曰三川岐(今永興寺)三曰龍宮南(今皇龍寺)四曰龍宮北(今芬皇寺)五曰神遊林(今天王寺)六曰沙川尾(今靈妙寺)七曰婿請田(今曇嚴寺)此等佛法不滅前劫時伽藍墟也汝當歸彼土初傳玄旨為浮屠始祖不亦美乎師既承命子之聲出疆而來寓新羅王闕西里(今嚴莊寺是也)時當味鄒王即位二年癸未矣師請行佳教以前所不見為怪至有將殺之者故退隱于續村毛祿家(今善州也)逃害三年成國宮主疾病不愈遣使四方求能治者師應募赴闕為療其患王大悅問其

所欲師請曰但爲寺於天鏡林吾願足矣王許之然
世質民頑不能歸向乃以白屋爲寺後七年始有欲
爲僧者来依受法毛祿之妹名史侍亦投爲尼乃於
三川岐立寺曰永興以依住焉味雛王崩後嗣王亦
不敬浮屠将欲廢之師還續村自作墓入其内閉户
示滅因此聖教不行於斯盧厥後二百餘年原宗果
興像教皆如道寧所言自味雛至法興凡十一王矣
阿道出現年代前御如是其差舛並是古文不可取
捨然若當味鄒時已有弘宣之益則與順道同時明
矣以其中廢而至梁大通乃興耳故並出黑胡子元

表等敘而觀焉

賛曰自像教東漸信毁交騰權輿光闡代有其人若阿道黑胡子皆以無相之法身隱現自在或先或後似同異若捕風搏影不可執跡而定也但其先試可而後啓行始避害而終成功則秦之利方漢之摩騰亦無以加焉易曰藏器待時阿道之謂矣

釋法空新羅第二十三法興王也名原宗智證王元子母延帝夫人王身長七尺寬厚愛人乃神乃聖彰信兆民三年龍現楊井中四年始置兵部七年頒示

律令始制百官朱紫之秩即位已來每欲興佛法羣臣喋喋騰口舌王難之然念阿道之至願乃召羣臣問曰聖祖味鄒與阿道肇宣佛教大功未集而崩能仁妙化遏而不行朕甚痛焉當大立伽藍重興像設其克從先王之烈其如卿等何大臣恭謁等諫曰近者年不登民不安加以鄰兵犯境師旅未息奚暇勞民作役作無用之屋哉王憫左右無信歎曰寡人以不德叨承大寶陰陽不序黎民未安故臣下逆而不從誰能以妙法之術曉諭迷人者乎久無應者至十六年奧有內史舍人朴猒髑或云異次頓 或云居次頓年二十六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奮義見之勇欲助洪願密奏曰
陛下若欲興佛教臣請偽傳王命於有司曰王欲刱
佛事如此則羣臣必諫當即下勑曰朕無此令誰矯
命耶彼等當劾臣罪若可其奏彼當服矣王曰彼既
頑傲雖殺卿何服曰大聖之教天神所奉若斬小臣
當有天地之異若果有變誰敢違傲王曰本欲興
利除害反賊忠臣可無傷乎曰殺身成仁人臣大節
況佛日恒明皇圖愈永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王大加
嗟賞曰汝是布衣意懷錦繡乃與厭髑深結洪誓遂
傳宣曰刱寺於天鏡林執事者奉勑興功廷臣果面

折廷諍王曰朕不出令髑乃昌言臣固爲之若行此
法舉國泰安苟有益於經濟雖矯國令何罪於是大
會羣臣問之僉曰今見僧徒童頭毁服譏論奇詭而
非常道若忽從之恐有後悔臣等雖死罪不敢奉詔
髑奮曰今羣臣之言非也夫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
常之事吾聞佛教淵奥不可不行且鷰雀焉知鴻鵠
之志哉王曰衆人之言牢不可破汝獨異言不能兩
從遂下吏將誅髑告天誓曰我爲法就刑庶興義利
佛若有神吾死當有異事及斬其頭飛至金剛山頂
落焉白乳從斷處湧出高數十丈日色昏黑天雨妙

花地大震動君臣士庶咸皆上畏天變下慟舍人皇
法殞命相向擧哀而哭遂奉遺體營葬金剛山禮也
于時君臣盟曰自今而後奉佛歸僧有渝此盟明神
殛之君子曰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
瑞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而況於人乎
夫其自信於道則天地不得爲不應也然功貴成而
業貴廣故苟有大賴則輕泰山於鴻毛壯哉得其死
所矣是年下令禁殺生按國史及古諸傳商量而述二十一年伐
木天鏡林欲立精舍掃地得柱礎石龕及階陛果是
往昔招提舊基樑棟之用皆出此林工既告畢王遜

住為僧改名法空念三衣瓦鉢志行高遠慈悲一切
因名其寺曰大王興輪寺以大王所住故也此新羅
刱寺之始王妃亦奉佛為比丘尼住永興寺焉自此
啓興大事故王之謚曰法興非虛美也厥後每丁歇
髑悉旦設會於興輪寺以追其遠及大王宗時宰輔
金良圖信向西方捨二女曰花寶曰蓮寶為此寺婢
又以逆臣毛尺族類充賊故二種銅錫至今執役予
遊東都登金剛嶺見孤墳短碑慨然不能自止是日
山人會食問其故即吾舍人諱日也亦可謂志滋久
思滋深矣按阿道碑法興王出法名法雲字法空今

按國史及殊異傳分立二傳諸好古者請詳檢焉
贊曰大抵國君與下擧事可與守成未可與慮始
加有時之利不利信無信繫焉則原宗雖欲勠興
佛法固難朝令而夕行然承本願力位據崇高又
賴賢臣啓沃能以美利利天下卒與漢明齊驅並
駕偉矣哉夫何閒言以梁武比之非也彼以人主
爲大同寺奴帝業墜地法空旣遜讓以固其嗣自
引爲沙門何有於我哉經所謂王比丘殊身同體
矣若乎掃迷雲放性空之慧日挾之以飛者惟猒
髑之力乎

釋法雲俗名彡麦宗諡曰真興而法興王弟葛文王之子也母金氏生七歲即位克寬克仁敬事而信聞善若驚除惡務本七年興輪寺成許人出家為僧尼八年命大阿飡柒夫等廣集文士修撰國史十年梁遣使與入學僧覺德送佛舍利王使羣臣奉迎興輪寺前路十四年命有司築新宮於月城東黃龍見其地王疑之改為佛寺號曰黃龍二十六年陳遣使劉思及僧明觀送釋氏經論七百餘卷二十七年祇園實際二寺成而黃龍亦畢功三十三年十月為戰死士卒設八關齋會於外寺七日乃罷三十五年鑄黃

龍寺丈六像或傳阿育王所泛船載黃金至絲浦輸
入而鑄焉語在慈藏傳三十六年丈六出淚至踵三
十七年始奉原花為仙郎初君臣病無以知人欲使
類聚羣遊以觀其行義舉而用之遂簡美女二人曰
南無曰俊貞聚徒三百餘人二女爭妍貞引南無強
勸酒醉而投河殺之徒人失和而罷其後選取美貌
男子傅粉粧飾之奉為花郎徒衆雲集或相磨以道
義或相悅以歌樂娛遊山水無遠不至因此知人之
邪正擇其善者薦之於朝故金大問世記云賢佐忠
臣從此而秀良將猛卒由是而生崔致遠鸞郎碑序

曰國有玄妙之道曰風流實乃包含三教接化羣生
且如入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魯司寇之旨也處無
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衆善
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又唐令狐澄新羅國記云擇
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飾而奉之名曰花郎國人
皆尊事之此蓋王化之方便也自原郎至羅末凡二
百餘人其中四仙最賢且如世記中王幼年卽祚一
心奉佛至末年祝髮爲浮屠被法服自号法雲受持
禁戒三業淸淨遂以終焉及其薨也國人以禮葬于
哀公寺之北峯是歲安含法師至自隋至安含傳辨

之

賛曰風俗之於人大矣哉王者欲移易於當世如水之就下沛然孰禦哉始真興旣崇像教設花郎之遊國人樂從倣傚如趍寶肆如登春臺要其歸在乎遷善徙義鴻漸於大道而已彼漢哀帝徒以色是愛故班固曰柔曼之傾人意非特女徒盖亦有男色焉許之不可同日而語矣

海東高僧傳卷一終

海東高僧傳卷第二

京北五冠山靈通寺住持教學賜紫沙門臣覺訓奉　宣撰

流通一之二

覺德 明觀　智明 曇育　圓光 圓安

安含 胡僧二人 曇和 安和　漢僧三人　阿離耶跋摩

慧業　慧輪　玄恪 玄照 亡名二人

玄遊 僧哲　玄大梵

釋覺德新羅人聰明廣博凡聖莫測也新羅既奉行佛教人爭歸信師以達智知世之可化謂曰遷喬必出谷學道務求師若安安而居遲遲而行非釋子棄

恩之本意卽附舶入梁爲求法之先鋒但不知第何年耳此新羅入學之始遂歷事明師備承口訣如除翳膜如去耵聹有始有終無荒無怠德高行峻道望彌隆以採寶者非但自用當還故國普振羣貧乃於眞興王十年與梁使遣佛舍利還至舊都王遣命有司卽遣百官備禮儀出迎于興輪寺前路此亦舍利之始也昔僧會適吳求伸七日方値神驗師當人主已信之際隨上國重使來儀本國了無艱㝵又以法水普潤海表使情夫立惠皆懷欲往之志其功利復何勝道哉後二十六年陳遣使劉思及入學僧明觀

送釋氏經論無慮二千七百餘卷初則新羅法化初張經像多闕至是班班將大備焉二師所終皆未詳聞矣

釋智明新羅人神解超悟行止合度内蘊密行讃揚他德挽回向己捨直與人顒顒昂昂動有可觀眉筌教宣通於海東權輿之際未曾大集英俊間生奮臂而作或自悟以遅能或遠求而命駕新醫褘於舊醫邪正始分舊尹告於新尹師資相授於是西入中國舵叅而來繼踵而起師以命世之才當眞平王之七年秋七月問津利往入陳求法雲遊海陸梗轉西東

苟有道而有名悉爰詔而爰諸如木從繩如金成器飄然一去忽有十霜學旣得髓心切傳燈以眞平王二十四年九月隨入朝使還國王欽風景仰推重戒律褒爲大德以勸方來師岳立嵩莽量含滄溟始之以慧月振之以德風緇素之徒是彝是訓後加大大德蔚居峻秩不知所卒初師入陳後五年圓光法師入陳八年曇育入隋七年隨入朝使惠文俱還師與智明並以高德顯名當代之才之美固不相上下者也

賛曰季札觀樂於周室仲尼問禮於老聃非始學

也亦有宗矣德等徃還上國訪道而返斯亦異類
而同歸者歟
釋圓光俗姓薛氏或云朴新羅王京人年十三落髮
為僧續高僧傳云入唐剃削神器恢廓慧解超倫校涉玄儒愛
染篇章逸想高邁厭居憒閙三十歸隱三岐山影不
出洞有一比丘來止近地作蘭若修道師夜坐誦念
有神呼曰善哉凡修行者雖衆無出法師右者今彼
比丘徑修呪術但惱汝淨念导我行路而無所得每
當經歷幾發惡心請師誘令移去若不久住継當有
患矣明旦師徃告彼僧曰可移居逃害不然將有不

利對曰至行魔之所妨何憂妖鬼言乎是夕其神來
許彼荅師恐其怒也謬曰未委耳何敢不聽神曰吾
已俱知其情且可默住而見之至夜聲動如雷黎明
往視之有山頹于蘭若壓焉神來證曰吾生幾千年
威變最壯此何足怪因諭曰今師雖有自利而闕利
他何不入中朝得法波及後徒師曰學道於中華固
所願也海陸迥阻不能自達於是神詳誘西遊之事
乃以真平王十一年春三月遂入陳遊歷講肆領牒
實涅槃三藏數論便扶吳之虎丘攝想
青霄因信士請遂講成實企仰請益相接如鱗會隋

兵入楊都主將望見塔火將救之秖見師被縛在塔
前若無告狀異而釋之開皇聞揖論肇興奉佩文言
宣譽京阜勳業既精道東須繼本朝上啓有勅放還
真平二十二年庚申隨朝聘使奈麻諸父大舍横川
還國俄見海中異人出拜請曰願師為我剏寺常講
真詮令弟子得勝報也師頷之師徃来羣稔老幼相
忻王亦面申虔敬仰若能仁遂到三歧山舊居午夜
彼神来問徃返如何謝曰賴爾恩護凡百適願神曰
吾固不離扶擁且師與海龍結剏寺約其龍今亦偕
来師問之曰何處為可神曰于彼雲門山當有羣鵲

利對曰至行魔之所妨何憂妖鬼言乎是夕其神來
訐彼答師恐其怒也謬曰未委耳何敢不聽神曰吾
已俱知其情且可黙住而見之至夜聲動如雷黎明
往視之有山頽于蘭若壓焉神來證曰吾生幾千年
威變最壯此何足怪因諭曰今師雖有自利而闕利
他何不入中朝得法波及後徒師曰學道於中華固
所願也海陸迥阻不能自達於是神詳誘西遊之事
乃以真平王十一年春三月遂入陳遊歷講肆領牒
微言傳稟成實涅槃三藏數論便扶吳之虎丘攝想
青霄因信士請遂講成實企仰請益相接如鱗會隋

兵入楊都主將望見塔火將救之秪見師被縛在塔
前若無告狀異而釋之開皇間撰論肇興奉佩文言
宣譽京阜勳業旣精道東須繼本朝上啓有勅放還
真平二十二年庚申隨朝聘使奈麻諸父大舍横川
還國俄見海中異人出拜請曰願師為我剏寺常講
真詮令弟子得勝報也師頷之師往来累稔老幼相
忻王亦面申虔敬仰若能仁遂到三岐山舊居午夜
彼神来問往返如何謝曰賴爾恩護凡百適願神曰
吾固不離扶擁且師與海龍結剏寺約其龍今亦偕
来師問之曰何處為可神曰于彼雲門山當有羣鵲

喙地即其處也詰朝師與神龍偕歸果見其地即崛
地有石塔存焉便剏伽藍額曰雲門而住之神又不
捨冥衛一日神報曰吾大期不久願受菩薩戒為長
往之資師乃授訖因結世世相度之誓又謂曰神之
形可得見乎曰師可遲明望東方有大臂貫雲接天
神曰師見予臂乎雖有此神未免無常當於某日死
於某地請來訣別師赴期往見一老黑狸吱吱而斃
即其神也西海龍女常隨聽講適有大旱師曰汝幸
雨境內對曰上帝不許我若謾雨必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師曰吾力能免矣俄而南山朝隮崇朝而雨時

天雷震卽欲罰之龍告急師匿龍於講床下講經天使來告曰予受上帝命師爲逋逃者主萃不得成命奈何師指庭中棃木曰彼變爲此樹汝當擊之遂震棃而去龍乃出謝禮以其木代已受罰引手撫之其樹卽蘇眞平王三十年王患句高麗屢侵封疆欲請隋兵以征敵國命師修乞師表師曰求自存而滅他非沙門之行也然貧道在大王之土地費大王之衣食敢不惟命是從乃述以聞師性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慍結不形爲牋表啓書並出自胷襟擧國傾奉委以諮方乘機敷化垂範後代三十五年皇龍寺

設百座會邀集福田講經師爲上首常僑居加悉寺
講演真詮沙梁部貴山箒項詣門攝衣告曰俗士顓
蒙無所知請願賜一言爲終身之誡師曰有菩薩戒
其別有十若等爲人臣子恐不能行今有世俗五戒
一曰事君以忠二曰奉親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
臨戰不退五曰殺生有擇若等行之無忽貴山曰他
則既受命矣但不曉殺生有擇師曰春夏月及六齋
日不殺是擇時也不殺使畜謂牛馬雞犬不殺細物
謂肉不足一臠是擇物也過此雖其所用但不求多
殺此可謂世俗之善戒貴山等守而勿墮後國王染

患醫治不損請師說法入宮安置或講或說王誠心
信奉初夜見師首領金色如日輪宮人共覩王疾立
効法臘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是王手自營用
希專福襯施之資捨充營寺惟餘衣鉢以此感宣正
法誘掖道俗將終之際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斯
民爲說徵詳建福五十八年不豫經七日遺誡清切
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東北虛中音樂盈空異香充
院合國悲慶葬具羽儀同於王禮春秋九十九即貞
觀四年也後有兒胎死者聞諺傳埋于有德人墓側
子孫不絕乃私瘞之即日震胎屍擲于塋外三歧山

浮屠至今存焉○高弟圓光安亦新羅人機鋒穎銳性
希歷覽仰慕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遊西燕
北魏後居帝京備通方俗尋諸經論跨轢大綱洞清
纖旨高軌先塵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請住所造藍
田津梁寺供給四事不知所終

贊曰昔遠公不廢俗典講論之際引莊老連類能
使人悟解玄旨若先師之論世俗哉盖學通內外
隨機設法之効也然殺生有擇者夫豈湯網去三
面仲尼弋不射宿之謂耶又其動天神匠天使則
道力固可知也已

釋安含俗姓金詩賦伊飡之孫也生而覺悟性乃沖虛毅然淵懿之量莫窮涯畛嘗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眞平二十二年約與高僧惠宿爲伴擬將乘桴泛泥浦津過涉島之下忽値風浪回泊此濱明年有旨簡差堪成法器者入朝學問遂命法師允當行矣乃與聘國使同舟涉海遠赴天庭天王引見皇情大悅勅配於大興聖寺居住旬月之間洞解玄旨於是萍山仙掌十驛之程即日午行廻誰聞夕鼓秦嶺帝宮千里之地即星馳陟降豈待晨鍾十乘秘法玄義眞文五稔之中莫不該覽越二十七年爰與于闐沙門毗

胡僧来

[illegible]阿農加陁等倶来至此西域胡僧直到雞
林盖自玆也崔致遠所撰義相傳云相真平建福四
十二年受生是年東方聖人安弘法師與西國三三
藏漢僧二人至自唐注云北天竺烏萇國毗摩羅真
諦年四十四農伽陁年四十六摩豆羅國佛陁僧伽
年四十六經由五十二國始漢土遂東来住皇龍寺
譯出旃檀香火星光妙女經鄉僧曇和筆授未幾漢
僧上表乞還中國王許而送之則安弘者殆和尚是
也又按新羅本記真興王三十七年安弘入陳求法
與胡僧毗摩羅等二人廻上楞伽勝鬘經及佛舍利

自眞興末至眞平建福相去幾五十年何三藏來之
前劫如是或恐安含安弘實有二人然其所與三藏
不殊而厥名不殊今合而立傳又未詳西國三藏去
留所終和尚返國以後作讖書一卷字印離合為言
者罕測宗途幽隱索理者難究如云鵂鶹隻碑文隱晦未詳
散又云第一女主葬忉利天及千里戰軍之敗四天
王寺立成王子還鄉之歲大君盛明之年皆懸言遂
記的如目覩了無差脫善德王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終于萬善道場享年六十二是月鄉使從漢而迴追
法師數座于碧浪之上怡然向西而去眞所謂騰空

摩眞諦沙門農加陁等俱来至此西域胡僧直到雞
林蓋自茲也崔致遠所撰義相傳云相眞平建福四
十二年受生是年東方聖人安弘法師與西國三三
藏漢僧二人至自唐注云北天竺烏萇國毗摩羅眞
諦年四十四農伽陁年四十六摩豆羅國佛陁僧伽
年四十六經由五十二國始漢土遂東来住皇龍寺
譯出旃檀香火星光妙女經鄉僧曇和筆授未幾漢
僧上表乞還中國王許而送之則安弘者殆和尚是
也又按新羅本記眞興王三十七年安弘入陳求法
與胡僧毗摩羅等二人廻上楞伽勝鬘經及佛舍利

自眞興末至眞平建福相去幾五十年何三藏來之前却如是或恐安含安弘實有二人然其所與三藏不殊而厥名不殊令合而立傳又未詳西國三藏去留所終和尚返國以後作讖書一卷字而離合爲莛者罕測宗遂繼隱索理者難究如云鵂鶹烏(碑文隱晦未詳)歆又云第一女主葬忉利天及千里戰軍之敗四天王寺之成王子還鄉之歲大君盛明之年皆懸言遂記的如目覩了無差脫善德王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萬善道場享年六十二是月鄉使從漢而邂逅法師數座于碧浪之上怡然向西而去眞所謂騰空

步階坐水行地者矣翰林薛基奉詔撰碑其銘云后莫忉利建天天寺怪烏夜鳴兵衆且殪王子渡關入朝聖顏五年限外三十而還浮沈輪轉彼我奚免年六十二終于萬善使還海路師亦交遇端坐水上指西而去（碑文苦蝕字缺十喪四五略取可觀擬以成文）蓋不待他亦髣髴其遺跡矣

賛曰師之神通解脫去住自在大菩薩之閑事豈容筆舌於其間哉然入朝始與西域三藏手譯真源吹法螺而雨法雨河潤海涵真弘法之聖人也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予疑舍弘二字之有一錯焉

釋阿離耶跋摩神智獨悟形貌異倫始自新羅入于
中國尋師請益無遠不參瞰懿冥空凌臨諸天非唯
規範當時亦欲陶津來世志切巡觀不殫遐邈遂求
法於西竺乃踰登於葱嶺搜奇討勝歷見聖蹤夙願
已圓資粮時絶乃止那爛陁寺未幾終焉是時高僧
惠業住菩提寺玄恪玄照至大覺寺此上四人並於
貞觀年中有此行也共植勝因聿豊釋種遠謝舊域
往見竺風騰茂譽於東西垂鴻休於罔極非大心上
輩其何預此乎按年譜似與玄奘三藏同發指西國
但不知第何年耳

釋惠業器局冲深氣度凝深峻嶸容儀戍削風骨貞辭邊壤遠入中華遂於貞觀年中往遊西域涉流沙之廣漠登雪嶺之嶔岑無以清暉啓曙即潛伏幽林皓月淪霄乃崩波永路輕生徇法志切宣通遂往菩提寺觀禮聖蹤又於那爛拖寺寄跡棲真久之請讀淨名經因檢唐本澹通綸貫梁論下記云在佛齒樹下新羅僧惠業寫記傳云業終于是寺年將六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陁寺焉

釋惠輪新羅人梵名般若跋摩（唐云惠甲）自本國出家趣心聖境泛舶而凌閩越涉步而届長安寒暑備嘗艱

危懸盡奉勅隨玄照法師西行充侍飛梯架險既至西國遍禮奇蹤寓居菴摩羅波國信者寺淹住十載近住次東邊揵陁羅山荼寺貫產豐饒供養飡設餘莫加也其北方胡僧往来者皆住此寺蜂屯雲集各

善梵言薄閑俱舍来日尚在年向四十矣具如義淨三藏求法高僧傳中

釋玄恪新羅人嶷然孤硬具大知見性喜講說赴感隨機時人指為火中芙蕖也常歎受生邊地未覩中華聞風而悅木道乃届貫自東祈遂含西笑心慚中畫志要歷參比猶月行午夜任運而轉或層岩回合

釋惠業器局冲深氣度凝深峻嶷容儀成削風骨直辭邊壤遠入中華遂於貞觀年中往遊西域涉流沙之廣漠登雪嶺之嶔岑每以清暉啓曙即潛伏幽林皓月掄宵乃崩波永路輕生徇法志切宣通遂往菩提寺觀禮聖蹤又於那爛拖寺寄跡棲真久之請讀浄名經因檢唐本淹逈綸貫梁論下記云在佛齒樹下新羅僧惠業寫記傳云業終于是寺年將六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陁寺焉

釋惠輪新羅人梵名般若跋摩（唐云惠甲）自本國出家翹心聖境泛舶而凌閩越涉步而屆長安寒暑備嘗艱

危罄盡奉勅隨玄照法師西行充侍飛梯踐險既至
西國遍禮音蹤寓居菴摩羅波國信者寺淹住十載
近住次東邊揵陁羅山茶寺貲產豊饒供養飡設餘
莫加也其比方胡僧往来者皆住此寺蜂屯雲集各
脩法門輪既善梵言薄閑倶舍来日尚在年向四十
矣具如義淨三藏求法高僧傳中
釋玄恪新羅人嶷然孤硬具大知見性喜講說赴感
隨機時人指為火中芙蕖也常歎受生邊地未覩中
華聞風而悅木道乃屆覺自東折遂舍西笑心懶中
晝志要歷叅比猶月行午夜任運而轉或層岩回合

隻道雲齊武連冰千里風行雲臥遂與玄照法師相
隨至西乾大覺寺遊滿厥之路會無影之邦頂受精
研琢玉成器年過不惑遇疾乃亡玄照者亦新羅之
高士也與恪同科始終一揆未詳所卒復有新羅僧
二人莫知其名發自長安泛泊至室利佛逝國遇疾
俱亡
釋玄遊句高麗人叶性虛融稟質溫雅意存二利志
重詢求乘盃泝流若室幽壑入唐禮事僧哲禪師摳
衣稟旨握思慕聖蹤泛舶西域適化隨緣巡禮略周
歸東印道遊常隨附鳳因住於彼慧矩夙明禪枝早

茂窮涯盈疊虛徃實歸誠佛家之棟樑實僧徒之領
袖既而舟壑潛移悼陵谷之遷貿居諸易晚惻人世
之難常薪盡火滅復何可追義淨三藏嘉甫幼年慕
法情堅既虔誠於東夏復請益於西天重指神洲為
物淹留傳十法而私法竟千秋而不秋雖損軀異域
未返舊都彼之功名落落如此安得不掛名竹帛以
示將來遂著求法高僧傳予偶覽大藏閱至於斯志
深嚮慕遂抽繹而書之
釋玄大梵新羅人法名薩婆慎若提婆 唐言一切智 童稚
深沈有大人相不茹葷不肯鮮其八十[illegible]如

也嘗泛舶如唐學問靡常闡奧窮微高宗永徽中遂
往中印度禮菩提樹如師子遊行不求伴侶振五樓
之金策望三道之寶階其所遠慕艱危歷覽風土亦
未能盡遵便向大覺寺掛錫詳檢經論備省方俗後
還震旦敷宣法化玄績乃著巍巍乎其有成功矣
贊曰比上數人邈若青徽徑入中華延法顯玄奘
之遺跡揭來絶域覩如里巷比之奉使張騫蘇武
之類乎

海東高僧傳卷之二終

大正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鞠南書林白井鋪獲之

大正六年二月十五日借覽渡邊彰所藏古鈔本對校了

淺見倫太郎藏本